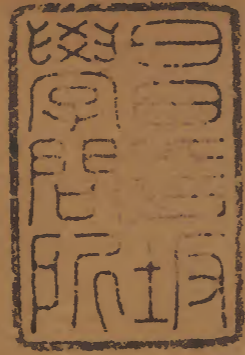


韓魏公文集

四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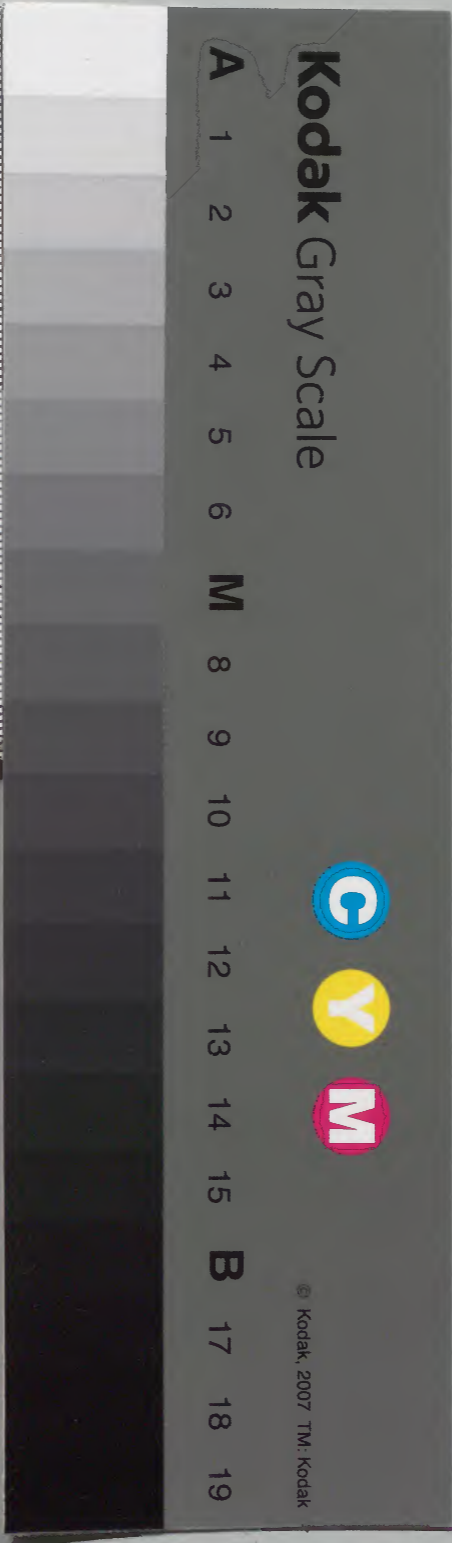


		九	漢
	一四	四三	書
	二册	九號	門
	三架	函	
		類	

庫	文	閣	內
五九	九四	漢	
函	三九	書	
九	册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9	
冊數	142 ( 48 )		
函號	299	47	

理學全書





韓魏公集卷之四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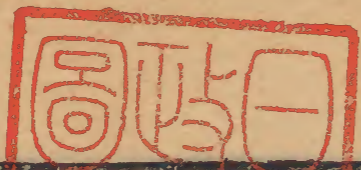
淺草文庫

表狀

丁未秋乞罷相第一表

臣某言臣聞之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則物之盈者天地

神人皆不與之况其望實本輕材謀素寡竊位二府殆將踰紀祿厚品極寵非其人可謂盈之甚者也此而不退禍固隨之臣某中謝伏念臣叨遇三朝濫都元宰以驚愚而待物自謂無欺於利欲以裁人焉能免過群言稔積公議





喧聞加以宿疹中戕繁機外擾疋疲之質寢以難支故自嘉祐末年以來累貢血誠求罷皆國家多故不能遂請伏自皇帝陛下嗣承統業躬親聽斷紀綱日振法度日修而臣多病不才畧無云補備員冢任其久如此所以抗章屢瀆懇辭重柄而蒙頒降手札委曲惇諭趨令就職殊未矜從忍媿強顏至於今日茲者先帝山陵復土萬世以安於臣子送往之心粗謂無恨若不於此時上還印綬以避賢者則是冥然不知進退之臣朝廷容之何以風勸天下伏望皇帝陛下念祖宗所付之重當昧日圖治之始登用良弼共熙新政俾臣退補僻郡以寧悴軀示明上之大公

全老臣之素節內惟犬馬之賤苟未填棄溝壑猶冀養完駑力再效分寸臣見於汭路至京以來聽候俞旨無任

### 第二表

臣某言近上表乞解相任蒙聖慈差中使降賜批答不允者臣聞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若其功不足以暴當世名不足以服天下祿位盈極不懼而退者豈非違天之道而自速其禍乎臣之無狀大過於此義當再瀆罪亦何遁臣某中謝竊惟自唐至於五代首宰之爲山陵使者事已求罷類多得請昨者昭陵復土而先帝尚進藥劑故臣不敢質之前例遽然引去逮先帝聖躬康復政治日



新臣前後章數十上懇祈避位先帝始雖不允郊禮之後  
屢曾親被德音止俟暮年聽臣補外方俯期而露奏俄晚  
駕之莫攀皇帝陛下纂紹云初謹奉遺詔因山之事俾臣  
復當使任不容固辭今幸衆力輸勤反虞成禮况臣克位  
殊久宰政不修故疾嬰纏日難牽強上稽天道次察人言  
內量非才遠按故事夙夜媿恐無一可留之理伏望皇帝  
陛下俯回睿監深照危惊廣覆載生成之恩悉孤愚進退  
之分許辭豕輔畀以小邦則多病之軀少諧休息妨賢之  
咎免及竄誅臣無任

辭免使相第一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淮南節度使守司徒檢校太師  
兼侍中判相州加功臣食邑食實封者豕司備位屢陳懇  
去之宜故里班條重竊榮歸之幸顧便蕃之恩禮駭中外  
之聽聞愧弗敢當避期得請臣某中謝伏念臣忠雖自性  
慙不兼材久塵元宰之崇蓋辱累朝之遇正塗是闕愚守  
難移責自任於四來謗不虞於三至再幸攀鱗之際會終  
逃積羽之湮淪加疾疹之內攻覺疴疲之日甚薦形剡牘  
力懇妨賢果回天地之仁獲假磨符之守然而敷五教而  
分治領於外者幾希建六纛以臨戎兼爲相者殊重仍視  
帥臣之秩俾克鄉郡之行仰君命之非常質人言而可畏



伏望皇帝陛下謹守成之法推懋賞之公謂失簪履者雖  
不忘求舊之思而上印綬者豈可被無名之寵亟停異數  
免玷大猷少寬忝冒之誅更誓糜捐之報臣無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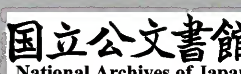
第二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淮南節度使守司徒檢校太師  
兼侍中判相州加功臣食邑食實封尋具表辭避蒙降批  
答不允者出守之恩顧衰疲之甚幸非常之命徒震駭而  
莫當辭懇雖勤詔音未可重茲干瀆必覬矜從臣某中謝  
竊以三公之崇固非人而不授五教所敘惟處內而是宜  
矧兼真相之榮外領元戎之重在昔臣隣之罷去無聞寵

異之及茲雖曰殊私豈容清議伏念臣孤忠少與樞直近  
愚自升拜於冢司倏再踰於閩歷有尊主庇民之志而才  
不逮心負竊位素餐之譏而久增其媿屢殫誠請求解機  
繁終垂惻於上仁得為藩於故里不意曲加優遇駢錫綴  
章名器假人必累惟新之政負乘致寇終傷郵舊之慈伏  
望皇帝陛下開博照之明諒危惛之盡亟寢告廷之誤以  
章馭貴之公病宰乞骸既免冒塵之踰分勞臣任力皆知  
勸賞之無私臣無任

謝除使相判相州表

臣某言近奉制命特授臣淮南節度使守司徒檢校太師





兼侍中判相州加功臣食邑實封尋兩具表辭免蒙降批  
答不允仍斷來章者宰職曠功莫副宵衣之治鄉邦得請  
重叨畫錦之行被恩典之特優顧人言而甚愧臣某中謝  
伏念臣蚤繇科第遂玷寵榮不圖翰墨之進身自竭涓塵  
而報國備員諫諍幾不免於竄投奮命疆垂實薦罹於艱  
阻獨恃聖神之眷誰開援助之言仁宗皇帝知其守以孤  
忠謂可屬之大事慶曆之始已擢貳於樞機嘉祐之中乃  
進登於宰輔俄膺冢任益荷殊知當英廟之承祧逮聖人  
之嗣歷稠重遭會罄竭愚庸惟知社稷之安豈顧家宗之  
末然而萬微多務一紀妨賢爲國持平敢自私於輕重裁

人所欲固難免於愛憎加疾疹之嬰纏苦形神之耗弊勉  
訖因山之禮懇陳上印之宜伏蒙皇帝陛下念犬馬之力  
易衰御日月之明爲照不罪再三之請亟垂開可之音進  
秩地官剖符枌社建高牙之重旣疏淮海之封增故里之  
光仍襲貂蟬之舊叨塵之甚今古疇偕敢不思盡瘁於寢  
興泯寘懷於內外在邊在庭之責惟驅策以當前益堅益  
壯之心至糜捐而後已臣無任

免册命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淮南節度使守司徒檢校太師  
兼侍中令所司備禮册命者地官之拜已過冒於寵私册



命之殊愧重煩於優禮臣某中謝伏念臣素惟無狀久玷  
冢司茲懇避於繁機得出臨於本郡三公進秩方深假器  
之譏萬乘居尊敢屈臨軒之禮伏望皇帝陛下念國容之  
良重顧邦典之非常申飭攸司亟停異數庶少安於夙夜  
惟知荷於矜全臣無任

謝賜宅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賜臣所賃官宅一區累具奏免奉聖  
旨不許辭避者補郡以行既極榮歸之寵僦居之久又叨  
卽賜之恩眷遇過優省循難處臣某中謝惟昔馭臣之法  
無先懋賞之方其疇不私所予甚謹若甲第之爲况必大

功而後宜而臣自玷冢司訖無他效屢貢避賢之請方蒙  
從欲之仁獲守本邦何啻昔人之夸耀所膺異數絕非當  
世之擬倫已增積於厚顏復就頒於美宅稠重感幸夙夕  
震兢敢不加治藩垣乃情王室居無勢奪人知上賜以常  
存身靡家爲日愧忠言而自激臣無任

永興軍謝上表

臣某言奉勅差判永興軍府克陝府西路經畧安撫使兵  
馬都總管已於今月十一日上訖避賢而罷方獲典於鄉  
邦改帥以行復誤膺於聖寄易晝錦還家之樂爲夕冰將  
命之憂雖以見於吏民懼不勝其責任臣某中謝竊以自



陝而右惟雍處中昔日用兵嘗并制於諸路平時無事遂分總於中權然而勢不相維事難克協或左有防虞而右弗思於援助或彼專嚴戢而此孤尚於因循致邊備之寢隳實議臣之同病欲正元戎之法式欽睿算之精恭惟皇帝陛下稟大舜之聰明邁成湯之勇智謂堂上之兵必勝猶責任人而闢外之制不專胡能治衆俾悉歸於節度當謹擇於材雄而臣又冑冢司積成衰疹適懇章之屢瀆得本郡以榮歸不圖乘障之臣驟有邀功之舉一開邊隙上軫肝朝命更領於麾符敢幸安於桑梓慨然就道遽爾之藩心目所經頗諳詳於舊事精神之用已耗竭於當年茲

惟仗國威靈挺身忠義導天聲之震怒宣上德之寬仁外以圖疆場之亟寧內以務編齊之無擾關中按堵苟粗底於小康鄴下養痾願祇還於故守荷諭言之無戲期病質之少休臣無任

戊申相州謝上表

臣某言近奉勅差判相州軍州事已於本月二十二日到任上訖殄寇無謀積勞生疹恩還鄉守衣繡免譏於夜行詔覲天闈錫馬屢膺於晝接遽辭軒陛卽見吏民頽忝幸以誠多撫孤孱而自惕臣某中謝竊以鄴都之舊壤素爲河朔之近封民風甚淳郡務亦簡兵粗明於紀律地不据



於要衝他人得之尚衆稱於美任愚臣叨此蓋籍隸於本  
邦况臣至和之中大鹵爲帥以沉痾而露奏遂故里以分  
符比旌纛之再歸正星霜之一紀過家上冢寵薦極於存  
亡垂組夸鄉事更光於今昔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侔覆  
載德紹祖宗深憐累牘之告衰乃命懷章而均逸帝宸賜  
見俯矜憔悴之容北道之藩不奪便安之請臣謹當奉行  
寬詔嗇養殘骸訪身之醫而念國之醫治已之病而及民  
之病膏肓可愈苟無二子之爲妖忠孝所存惟誓一門之  
圖報臣無任

判大名府三年乞閑郡第一表

臣某言竊以驥老而責千里固何益於馳驅騁技之有五  
能已自殫於短拙輒披誠而取喻覬恤隱以推慈臣某中  
謝伏念臣素乏材謀粗持忠朴惟幸三朝之際會寢叨極  
品之光榮自移守於鄴都適三周於歲律事旣劇而心雖  
欲勉病所困而力不能堪今復風入四支日加孿痛氣留  
兩脇內極攻戕蓋臣享厚祿而不知踰涯故天與沉痾而  
俛以自省思苟逃於凶折當上叩於聰仁伏望皇帝陛下  
隆天覆之恩念雲從之舊矜其久疾貸以餘生許辭將相  
之重權就易麾符於僻郡高明少抑免深鬼瞰之憂鍾漏  
向殘猶有夜行之媿臣無任



第二表

臣某言近以久疾乞辭將相重權就移僻郡伏蒙聖慈特賜詔書不允者臣誠已至本深知分以辭勞君聽未回尚惜推恩而賜可薦敷危惴決俟俞音臣其中謝伏念臣四紀逢亨三朝竊寵良自無功而厚祿遂罹多病以久衰一辭東府之鈞衡再領北門之筦鑰莫非強勉以濟劇煩心雖云勞力有不逮然猶徘徊歲月偃息朝昏庶幾小康翻覺筋骸之愈憊若曰微效訖無毫髮之足稱雖恃聖仁實虞陰譴苟尚留於要地將不保於餘生伏望皇帝陛下特軫孤臣曲全舊物許罷貂蟬之秩并收旄鉞之權簡靜小慈敢忘糜軀之報臣無任

第三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上表乞蚤俞前請就移邪相一郡特賜詔書不允者疾難自力蓋當止於不能聽未及卑尚莫從其所欲懼卽填於溝壑敢再犯於雷霆臣某中謝伏念臣生對盛期蚤塵顯服惟慮國家之難報豈知才智之易殫遠處近司寢罹多病向辭上宰本圖勞逸之稍均暨尹別京翻困劇煩之滋甚矧流年之三易當疾疹之久攻庶務糾紛一身勉強生有涯而足愴神太用以幾亡若將



相之榮苟坐恬於尸素則寒暑之疹將遽及於膏肓伏望  
皇帝陛下感動至仁矜全舊物回聖后燭幽之照察老臣  
知退之心許上戎旃免司留鑰付之閑郡息肩俾遂於少  
休顧此餘生沒齒難忘於再造臣無任

第四表

臣某言近三上表願上戎旃免司留鑰付之閑郡俾遂少  
休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罔功納節以疾請麾三嘗  
自陳一切未許行恐餘生之莫保敢千萬死以有聞臣某  
中謝伏念臣中實朽然生而鷺甚寵榮欲報勇於遇事而  
輒爲筋力旣衰失在知難而未止比揅將顛之質疊傾必

至之誠厚祿戒貪願止淮南之旄鉞小藩乞守免當河朔  
之喉襟尚未矜從尤激危懼蓋殘軀不息漸歸溝壑之爲  
鄰空食寢深轉暴涓埃之無補伏望皇帝陛下特回天聽  
俯徇物宜不遺螻蟻之微情各任鷦鷯之常分有民人足  
以爲政畀支郡以養病雖將相許其辭陰絕公朝之假寵  
旣完素守仍息久勞恩施難名報償何有臣無任

第五表

臣某言近四上表以久疾不堪劇事到任已越三年願納  
旄節就移邢相一郡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病難任  
劇職合辭隆開可不時顛擠無日危迫敢殫於血懇哀憐



願軫於皇情臣某中謝伏念臣起自孤生初無遠業祿常  
過量寵榮最早於他人福不勝災疾疹遂纏於今日所以  
慙還將相之印力避兵民之權庶就閑州以舒瘁質私計  
已決愚誠不移雖委寄誤深不謂三年之已久而哀疲待  
報讎嗟一日之爲長矧是戎旃固非虛器無功以領於義  
未安使老臣兩失於寸心豈仁主曲全之本意伏望皇帝  
陛下特回天監俯遂物宜就更麾符許上旄節驅馳駑足  
免令濱死以未休治養殘骸或冀餘生之可保大恩難狀  
丹抱奚論

北京謝再任表

臣某言昨蒙聖慈差降中使齎賜勅告改授永興軍節度  
使判大名府再任尋累上章乞免換節制之命伏奉詔恩  
特允所乞仍別降勅再任者悃悃屢陳從欲許還於新節  
衰疲自力竭能勉撫於舊封委寄逾深顛擠是懼臣某中  
謝伏念臣本緣一介之曲學歷被三朝之謫知自解宰鈞  
繼紆守紱蚤年遇事風霜不計於殘軀晚歲纏痾藥餌乃  
同於常膳比引揣躬之分數裁辭劇之章力乞閒州少安  
病質而恩生望外事與願違俄更西雍之帥旄尚付北門  
之留鑰所以極論去就仰黷聰明幸寵利非事君之宜必  
冀寢加恩之命策疲駑雖老臣可強敢不拜再任之休訖



奉俞音兩諾愚懇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天冒盛德海  
涵器使庶工愛偏舊物雖俊傑甚衆並試有爲之時而尫  
瘁之餘惜投無用之地敢不勤宣條教兼拊兵民儻溝壑  
之未填尚乾坤之可報臣無任

判大名府再任滿乞郡第一表

臣某言臣聞陳力不能者止斯善省躬非位而居曰貪誠  
爲竊祿顧衰骸之難強加職事之不修重竭丹愚終期軫  
惻臣某中謝伏念臣材資朽拙際會休明十稔近司愧涓  
塵之無補一身多病嗟蒲柳之易衰向雖蒙均逸之恩尋  
薦易極煩之地惟是北門之重正居中冀之衝使傳交馳

河防日急神識已昏而治紛拏之務筋力已憊而躬應接  
之勞愈不自勝其誰見恤頃周三歲屢叩九關願還使節  
之榮復守鄉邦之舊螻蟻之誠斯至冕旒之聽莫回黽俛  
弗安尫疲孰訴今茲再任實滿四年戰兢而履冰淵粗能  
免過疾痛而呼父母豈不加憐伏望皇帝陛下念犬馬之  
疹日深閔桑榆之景甚迫俯矜危懇特示至仁許旄印之  
並收就里閭之差近俾更偏郡以養殘軀公幹之臥漳濱  
稍延視息子侔之居海上敢忘朝廷斯惟洪造之曲成雖  
盡餘生之曷報臣無任

第二表



草委公集 卷之四 三 正論堂  
臣某言近上表以再任實滿四年多病不勝乞收旄印就里閭之近改一偏郡以養衰殘伏蒙聖慈特賜詔書不允者陳久疾以辭煩蓋申前請錫溫言而垂諭尚闕俞音輒恃至仁再傾危懇臣某中謝伏念臣智能甚短學術尤疎誤叨眷遇於三朝徒守朴忠之一節自勉當於都會惟務罄於駑材疹積於中實覺不支於往日事紛於外愈知難強於殘年故前後累形於封章而誠悃未蒙於省察况忝魏臺之寄四更堯曆之新一道之重而心不爲不勞連任於此而時不爲不久質於常典率皆受代而有期豈茲老臣獨使向隅而無訴伏望皇帝陛下推父母之深愛開日月之至明垂閔負薪之憂回照覆盆之下俾收使節退守偏州庶幾事簡而責輕少安悴質苟得氣完而神復可保餘生未填溝壑之間敢忘乾坤之報臣無任

第三表

臣某言近兩上表以再任滿久疾乞納旄節就移近鄉一郡伏蒙聖慈特遣中使賚賜詔書不允者屢引疾以訴天願均勞而易地難動蓋高之聽未推從欲之仁罔避譴誅必期矜允臣某中謝伏念臣本無他技偶對聖時荷恩逾丘山之崇報國鮮涓塵之效向解鈞衡之重欲蘇犬馬之疲素心忽戾於初終重寄尋更於西北昔叨鄉郡優閒纔



數月之間今任別都荏苒已四年之久坐感歲時之易失  
默傷齒髮之寢衰况一支近感於風孳顧積日可憂於殘  
廢若使尚當於衝會必將遽及於膏肓伏望皇帝陛下察  
此哀鳴出於至懇卹晚塗之甚迫閔朽質之增羸未遺簪  
履之微特軫冕旒之念趣收印鉞就假麾符多病不能願  
效汲生之治故鄉歸老漸希疏傅之行儻得遂於餘生敢  
少忘於再造臣無任

北京河決待罪表

臣某言大河所次全魏居衝苟先備之不嚴固守臣之當  
咎臣某中謝伏念臣衰疲日甚寄任過優雖駑力之強扶

實病心之久耗惟茲經瀆爰設巨防於舊而無用之間失  
預作不虞之計一罹淫雨遂致橫流矧此屬寮率皆盡瘁  
於耳目之難及數倚攸司在几按之所勤日常不暇悉由  
臣恬無遠慮昏不過憂蚤圖營繕之方上軫宵旰之念伏  
望皇帝陛下申明彝憲訓飭多方不徇一臣之私恩而屈  
四海之公論特加竄紉以謝傷痍其本府通判職官等從  
來實不關預抹溢後來皆奔走救扞備見夙夜用心乞並  
從寬貸臣獨甘重責無任

癸丑相州謝上表

臣某言奉勅差判相州軍州事已於今月六日到任上訖



別都再滿難力勉於殘軀故里三臨見恩殊於舊老已班  
條教徧曉吏民既知聖君博愛之仁又慰前守復來之望  
臣某中謝伏念臣孤忠少與他技非長荷累朝含育之私  
玷上宰弼諧之久向辭鈞軸冀息衰疲會西鄙之繹騷繼  
北方之震溢復當憂責莫遂安休補鄉邦屢得於虛名領  
帥任通踰於再闕矧是鄴京之重素推朔部之雄事執掌  
以裝懷殊無少閒病纏綿而仍歲寢以不支及茲當代之  
期輒露乞憐之訴願上節旄之過寵特更桑梓之近州始  
錫濫言諭河內所留之意卒膺可詔有會稽如請之行臣  
嘗考載籍之名臣記本朝之達宦凡得被典城之寄幾何

諧衣錦之榮如臣稠重振古稀闔展先冢而松楸動色過  
里門而耆稚相歡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廣覆無偏大明必  
照顧蟲魚之細尚唯恐於傷生况簪履之恩固不忘於軫  
舊乃厚曲成之造俾延將盡之年敢不調養病襟激昂老  
節不以鄉閭而爲苟且之政不以疾疹而幸尸素之安氣  
體遂完或可備國家之用筋骸益瘁卽當求田里之歸斯  
犬馬之所存在君親而何報臣無任

謝賜生日禮物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云云者親生在且方萃感於已孤君賜  
維時遽拜嘉而至渥寵榮所集震厲無從臣某中謝伏念



臣底滯天資迂疎時用特緣一介之術業歷備三朝之邪  
謨罄竭短才猶坐兼於袞鉞徘徊重祿未歸就於田廬左  
弧第謹於私庭中詔忽傳於子舍衣頒內府馬錫天閑韉  
葉有輝器文加鏤生而維翰實慙山甫之降神今也所蒙  
又異桓榮之稽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愛深舊物禮厚孤  
臣垂記始生猥加異數敢不益殫駑怯少答龍光庶逃不  
稱之譏仍謹且乘之戒上恩既重臣命愈輕臣無任

賀收復熙河等州表

臣某言伏聞熙河路經畧司奏修復河岷等州百官稱賀  
者隴外數州讐天威而率順廷中百辟慶廟算之惟精凡  
在幅員畢同欣躍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雄材大畧高  
出前王偉蹟闕休夔隆百代雖內修於文德亦外闡於武  
功將帥得人關國蓋踰於百里臣隣歸美舉觴咸薦於萬  
年臣方守郡章阻陪朝著聽膚公之來上知聖治之日新  
臣無任

謝放免勘劾相州差壯城兵士表

臣某言本州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河北西路轉運司近  
奏劾相州違條差壯城兵士往諸處收買修造物色已差  
磁州通判季棕取勘並特放免者郡條紛冗難逃誤失之  
愆使部按繩當坐曠曠之責特荷聖明之燭隱遽從寬貸



以推恩臣某中謝伏念臣氣劣蚤衰心疲易耗自鄉間之  
竊守嬰疾苦以彌年力不堪煩果自貽於譴咎上猶加卹  
俄曲示於矜容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大度淵深至仁天覆  
謂求諸小過則動觸於常刑故眷及舊臣使衆知於優禮  
方願歸於畎畝敢少忘於國家臣無任

甲寅秋乞致仕第一表

臣某言知足所以不辱道家之至言謝病豈必待年先儒  
之高論顧宿痼之寢劇嗟悴質以難支欲逃瞰室之災敢  
露乞骸之請臣某中謝伏念臣性資甚戇學術非長徒被  
眷於三朝悉叨榮於上宰力不勝任居懷覆餗之憂天責

其盈常困負薪之疾屢剡由衷之奏獲從補外之行薦持  
西北之要權莫副朝廷之重寄向辭會府還守本邦垂組  
夸鄉固多榮耀息陰止影少幸安休而臣積恙有年良醫  
莫辨氣攻胷脇痛甚戈矛之所傷屢起膏肓理非藥石之  
能近苟尚貪於厚祿必遘喪於餘生伏望皇帝陛下特推  
天地之大恩俯念桑榆之末景許上還於印綬俾退處於  
衡茅則臣得以釋去吏勞保完神幹庶獲萬全之靈劑更  
施一溉之微功在剛畝以愛君敢忘忠國先犬馬而填壑  
是亦甘心儻賜矜從仍乞只守本官致仕干冒旒宸臣無  
任



第二表

臣某言近以衰老多病上表乞守本官致仕伏蒙聖慈特差中使賚賜詔書不允者弗瘳之疾固日極於疴疲將盡之年竊自憐於光景願辭隆於將相得歸佚於林泉未賜恩俞再祈軫惻臣某中謝竊以不能者止斯爲量力之宜厥位惟危豈有苟安之理矧微生之寡祐感竒療以難名當血氣之未衰尚任攻治逮筋骸之益瘁莫可支持皆由臣曠責無慙冒榮不退天旣惡其盈滿鬼亦瞰乎高明致茲陰譴以何逃獨恃君仁而可訴伏望皇帝陛下曲矜舊老俯照孤誠念臣如禮休官止有二暮而甚近閔臣纏痼

蒞事曾無一日之少安釋其絆羈遂被芻菽許乞身於田里覬延命於朝昏漏盡而行免貽譏於識者日入而息庶同樂於耕民使獲全於始終惟永荷於仁聖臣無任

第三表

臣某言近以衰老多病兩上表乞守本官致仕伏蒙聖慈特差中使齎賜詔書不允者竄漳之疾久已深根游岱之魂日將去幹苟不嬰於職事得退伏於私居尚覬衰殘稍延視息仰俞恩而未下幸哀訴以終憐臣某中謝竊以千載逢時適其志者古實難偶萬鍾受祿患其失者人之常情况臣丁全盛之期遇至仁之主爲郡處鄉閭之便忝官



兼將相之榮豈不欲憑藉龍光留連富貴忍自投於閑寂  
甘取誚於昏愚蓋臣以疾苦支離力難勉強据疾顛之位  
既居常而弗安指告勞之年又將及而無幾歎唵嚙之漸  
迫陳烟幅以再殫痛甚而慈親莫聞誠至而高穹必動伏  
望皇帝陛下御名天地無垠之施閔冰炭不治之痾貸此餘  
齡矜其末路賜以安車之寵息茲駑駕之疲使朝廷有知  
止之臣足光聖政顧魚鳥得遂生之樂免負慙顏臣無任

乙卯夏乞致仕第一表

臣某言臣聞祿者所以食功無功則謂之虛受力者以其  
堪事廢事則謂之空官深惟二者之幾其實兼之已久責

雖未至誠豈能安願乞垂年之骸益隆善養之德臣某中  
謝伏念臣資靈樞鈍術業枵疎遭遇盛時徊翔近列誤荷  
三朝之注意未嘗一事以辭難前迹具存大明洞照去歲  
以久嬰疾恙日耗冲和意惰神昏肌銷骨立屢拜章而告  
老庶得暇以營醫累錫詔音未容謝事湛恩淪髓積媿叢  
心嗟薄祐之所鍾困宿痾之愈劇雖牽強策勵不克支在  
公之役而語默動靜未曾忘曠職之憂滿盈之屯晨夕可  
待况臣叨臨本郡已越再暮欲宣力於要藩則支離而難  
強遂偷安於故里實尸素以堪羞復去從心之年止餘周  
歲之近敢重干於天宸期安退於田廬伏望皇帝陛下留



聰明睿智之神廣徧覆包函之造俯察豚魚之懇垂矜蒲柳之衰亟推從欲之仁俾遂歸休之請毅神閑境儻沉痼之有瘳肉骨餘齡皆聖恩之所賜如允所請只乞以本官致仕干冒宸嚴臣無任

第二表

臣某言近上表陳乞致仕伏蒙聖慈特差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勾當內東門司劉惟簡齋賜詔書不允者衰年病久懇乞殘骸眷恩隆曲矜舊物闕俞音而未下撫瘁質以何安再此冒聞終期得請臣某中謝竊以享萬鍾之祿考人情之所戀被六極之疾者天譴之有來蓋祿過

者戀之不祥疾熾則來其示罰苟災生而不避將鬼得以加誅而臣際會三朝周旋二府竊崇高之位而出臨桑梓無尺寸之效以上報國家坐越再朞日嬰宿疹里民爲之指笑鄉老相與訾譏謂臣筋力已疲既不可奮當繁劇鐘漏云迫又不能速向安閑聆群議之交喧顧自容而無地於何逃責是必歸休伏望皇帝陛下道廣照臨恩全終始閔老臣之無狀得危瘵而弗瘳賜以餘齡遂其退節馳心黃屋寧忘魏闕之思訪道赤松豈獨漢臣之幸臣無任

第三表

臣某言近上表陳乞致仕伏蒙聖慈特差入內內侍省內



東頭供奉官勾當內東門司梁從政齋賜詔書不允及有  
殿直崔汝良押賜到制告勅牒各一道蒙恩改授臣永興  
軍節度使令再任者老病不任方露乞骸之請聖宸未諒  
俄蒙換節之留事絕戾於本心日不知其自處力當避免  
卒覲哀憐臣某中謝竊以君之御臣進退不可差於禮臣  
之守分去就不可失其宜故禮之差則非治國之大經宜  
之失則爲終身之至辱伏念臣久尸重祿常苦宿痾自叨  
任於安閑亦寢成於疴劣去歲以膏肓作癘寒暑交攻不  
惟皮骨之僅存固已精神之並耗屢旬歸休之適終沉賜  
可之音壹鬱奚伸昏冥愈甚此幸本邦之再歲輒申前懇

而一言豈謂誠不上通恩非所望特易帥旄之重俾仍鄉  
郡之優雖陛下求舊之私在一時而孰擬而愚臣要君之  
迹縱萬死以何明伏望皇帝陛下監務燭微道先貴恕念  
辭榮而受寵理實難安矜積疹以垂年許從謝去收其渙  
汗貸以餘齡使一介之守不虧獲全終始則萬乘之仁至  
厚曷報生成臣無任



韓魏公集卷之五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奏狀  
乞外任知州狀  
右臣輒歷危誠仰塵睿聽庶期恩允但積震營竊念臣昨  
自丁憂服闋到闕在館供職及監左藏庫復差充開封府  
推官住京通及四年有餘在府日以家貧累重數曾進狀  
陳乞外任知州差遣事寢不行後於去年十二月內蒙恩  
授三司度支判官當日臣上荷慈渥未敢再申前請今來  
到省已及半年有餘粗勵勤拙偶免隳曠重念臣本由衰

韓魏公集卷之五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奏狀

乞外任知州狀

右臣輒歷危誠仰塵睿聽庶期恩允但積震營竊念臣昨  
自丁憂服闋到闕在館供職及監左藏庫復差充開封府  
推官住京通及四年有餘在府日以家貧累重數曾進狀  
陳乞外任知州差遣事寢不行後於去年十二月內蒙恩  
授三司度支判官當日臣上荷慈渥未敢再申前請今來  
到省已及半年有餘粗勵勤拙偶免隳曠重念臣本由衰



緒獲竊柴階聚族至多食貧斯久欲適庇宗之望再希補郡之行伏望聖慈下軫單蹤特頒俞音許於舒宣二郡或沿流路分授一合入知州差遣稍賴公田復霑優俸誓力求於衆瘼冀微補於盛猷干犯宸嚴臣無任

辭免諫官第一狀

右臣近者輒瀝丹愚上千宸寧冀諧補郡得以亢宗遽荷宸私俾從人欲尋奉勅差臣舒州軍州事已朝辭訖見起發赴任今忽准閣門告報蒙恩授臣右司諫令受告勅者被寵匪堪省躬增懼伏念臣早承墜緒勉遵素業妄希寸祿本無他技伏遇皇帝陛下首臨軒陛親策廉能誤中甲

科亟塵優仕進聯匠署出贊侯封逢辰之榮揣分誠過暨遭憂去職除服還臺忝預直於書林復濫巾於朝著嚮繇主藏移佐尹京僅越期年易參計局曾無幹用少補鴻明徒以衰替之餘貧窶滋甚屢嘗剡奏願遂假麾幸沐俞恩實蘇梓族方違禁坐甫及行期豈謂過錄單蹤擢躋諫列矧茲言職務進忠規固當簡才是爲稱選而臣自叨引籍繼被使煩顧局事之微粗嘗修舉在朝政之大奚所發明此或冒居必干清議伏望皇帝陛下睿鑒遐燭天仁下濟特追成命俯矜前懇令臣止守舊官許赴舒州本任則循名責實諒無假器之言砥節首公永效捐軀之報其閣門



所賜告勅臣未敢祇受臣無任

第二狀

右臣奉勅差知舒州軍州事尋已朝辭今准閣門告報蒙恩授臣右司諫令受告勅者臣度才難處引讓非偽尚稽俞音增惕孱軀竊念臣近以往京歷年居職無效族屬所累俸廩不支懇上奏函冀從州任皇帝陛下已回睿監俯遂勤請庇宗如願淪髓知榮不謂恩出非常任踰其量驟升諫列實駭人聞重念臣久預周行徒堅素節曾無讜論仰助熙辰罔詳政教之善經莫究朝廷之大體遽茲冒寵孰曰當仁伏望皇帝陛下開照微之明謹失德之舉追還

渥命簡用真賢令臣止守舊官發赴舒州本任儻或稍甄孤迹未允外遷卽乞許臣且奉常參却候在京依例差遣如此則天仁從欲俾知分以獲安臣節輸忠期轉壑而後已臣無任

代張若谷密學舉官自代狀

右臣伏覩右諫議大夫充集賢院學士任中師器識淵通行能淳固奉諍臣之職式罄忠規陪書殿之游素精儒業惟是列卿之亞實參司寇之崇宜擇幹良以重名器願回誤及之寵擢茲當用之材臣今舉充自代臣無任

授起居舍人舉官自代狀



右臣伏見右正言直集賢院吳育學富識精行醇德茂陳  
三道之要早膺舉首之擢預七人之聯益見匪躬之操惟  
左右置史之重有言動必書之法須才而任在選宜艱內  
度已能誠知於不逮外稽公議必謂於當仁願回誤恩以  
進良士臣今舉充自代干冒旒宸臣無任

授知制誥舉官自代狀

右臣伏覩尚書刑部郎中直集賢院權同糾察在京刑獄  
王皞識畧淹該藝文宏贍懷鈔書殿素高約史之才典獄  
都畿甚著持平之譽儻進司於名命必振起於時風願回  
誤恩庶協公議臣今舉充自代干冒旒宸臣無任

代中書謝歲節御選狀

右臣等伏蒙聖慈云云者屢歲元之序方納於春祺乘機  
務之閑俄頒於宴寵調飪曷禪於宸化肆筵姑預於朝歡  
此蓋幸遇皇帝陛下恭已凝圖協時布度庶官樂職羣物  
遂生贊揚之令惟行湛露之恩遽及邇聯胥集頓光蓬華  
之居聖澤載滂益荷雲天之施唯誓傾輸之報仰酬臨照  
之私

代中書謝皇子降生詩獎諭狀

右臣等伏以靈辰旣望筴律方中協皇嗣之誕彌示郊禴  
之吉應此迺宗祊錫美高厚儲休流瑞福於庶邦衍基圖



於萬世而臣等獲毗隆治親覩嘉祥形下俚之音式宣熙  
事冒中宸之覽徒媿菲才豈謂天量包荒詔函加獎聖言  
溫麗日星之象交輝臣節傾輸葵藿之心共盡

進皇子降生詩狀

右臣伏以佳月吉辰皇嗣降慶此蓋陛下寶慈降儉仁育  
庶邦惠澤遠流天下蒙福故昊乾顯鑒宗祐默助挺生聖  
子以示無窮之待幅員之間旣抃且舞臣叨塵詞掖獲覩  
盛美輒忘愚陋著成五言十二韻律詩一章以繼嘉頌之  
末

應詔舉王居白堪充選擢任使狀

右臣伏覩都官員外郎知漢州王居白清德懿行外溫內  
方策名效官行越二紀處煩無滯其用舉事必協於中分  
符遠邦衆謂沉抑幸遇朝廷選材濟治詔及下臣願以名  
聞足備器使臣今保舉堪充選擢繁難任使如擢用後犯  
正入已贓臣甘當同罪

乾元節陳乞姪景淵恩澤狀

右臣親逢盛際獲預近班無似之才久叨寄任及私之請  
尚覩恩榮適丁誕聖之辰幸均延世之賞臣有親姪郊社  
齋郎景淵幼親師學粗稟義方當鳴社之發祥思亢宗而  
竊祿自天之澤固泱物以無垠許國之心在捐軀而易報



干冒旒宸臣無任

移帥陝西緣邊四路謝賜緡錢狀

右臣誤膺朝寄兼總帥權多壘未清茲爲辱命榮名薦及能不媿心惟俟重誅敢圖蕃錫豈謂特回眷眷載惻邊勤賜以上林之泉且示中權之寵無功被賞誠取厚顏以死報君願殫常節

陳乞姪景先差遣狀

右臣輒傾危懇仰瀆慈宸方崇孝以治人冀推恩而從欲伏念臣早失父母鞠於諸兄官薄家貧久未遷葬近年於許州陽翟縣卜得塋地方圖襄事適值臣差充陝西經畧

副使臣遂奏乞兄璩磨勘改官後除一京西汝州知縣差遣就便營葬後來却得壽州安豐知縣臣方欲奏乞改差又值兄璩身亡所有葬事至今無人幹集臣復任當邊寄不敢自求私便今選得來年遷葬有親姪將作監主簿簽署保靜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景先到任已及成資欲望聖慈特許就移許州簽判或許州陽翟汝州梁縣知縣差遣一次寧神宅兆庶安人子之情效死疆垂少報君親之惠臣無任

明堂陳乞妻甥杜儀恩澤狀

右臣伏以錯事合宮式昭能饗均禧率土咸被霈恩輒循



草齋公集 卷之五 五 正誼堂  
保任之規仰濟睿明之聽臣有妻甥進士杜儀幼而志學  
長以克家屬嚴配之展儀實上下之交福躬疆場之事雖  
莫奉於祭容念葭莩之親尚竊援於蔭格儻特從於人欲  
誓力報於君仁其杜儀仍乞於文資內安排干冒宸嚴臣  
無任

中書進天章閣觀祖宗御集錫宴詩狀

右臣等伏蒙聖慈召赴天章寶文閣觀祖宗御集賜御飛  
白書羣玉殿錫宴者二帝在天多文垂世並河洛圖書之  
奧極天人精禋之微皇帝陛下祇若先猷秘于內閣思崇  
寶訓親發瑤函爰命邇臣獲窺聖作從容便坐揮發宸毫

咸有恩頒又參宴集實睿聖非常之寵爲臣鄰莫大之榮  
謹各賦成拙詩一首繕寫進呈浼瀆天聰臣等無任

辭免三司使

臣今月三日殿直杜慤至伏蒙聖慈賜臣詔書一道令臣  
交割職分公事與以次官員訖發來赴闕臣自違去闕廷  
歲且一紀忽膺節召獲觀天光在於臣子之心固不勝其  
喜幸然切聞道路之說謂朝廷將委臣以主計之任緣臣  
向自并門感疾不堪劇事得爲鄉郡實出異恩到任方及  
一年故氣居常發作百端攻治終不痊除臣方欲懇上奏  
封願還旄節冀諧滿任以保餘生豈謂朝廷更不體量驟



加進用臣粗識忠義素不辭難其如疾病在身自度不能牽強臣若弗虞顛踣苟冒寵榮將來致誤國家臣則死有餘責况臣久叨帥任徧歷三垂在兵旅之間頗知一二於錢穀之事實不諳詳伏望睿仁鑒此誠惴別選曉財利有心畫近臣使主大計許臣只授前官禮部侍郎終此一任庶茲衰劣得遂安全誓竭愚忠以報洪造臣見交割職分公事未敢起發且在本州聽候朝命

辭免樞密使

臣近者被召主計辭不獲請臣尋離相州赴闕次而聞恩制再下擢領機繁臣以陛下勤政答天之際宜選當世才

傑左右聖治臣疾病愚短實不可當此重任已瀝懇附遞陳讓未奉朝旨伏望聖慈念臣衰劣知分早降指揮追寢新命只令臣三司供職臣雖於財利素未諳曉若以忠勤自勵亦冀少充國用臣候到韋城縣以來未敢前去別聽朝命

第二

臣近奉詔赴闕而聞朝廷除臣充三司使臣向日大疾之後精力未復輒敢陳奏辭避續奉朝旨催促臣即時治行上道又聞降制擢臣爲樞密使緣三司唯治錢穀臣尚恐衰劣驥敗有誤國計今宥密之地天下兵制無不總領邊



防處置動繫安危當此之時陛下宜選不世出之才以協中外之望如臣識慮素短又身有宿疹實不可玷冒恩寵已兩次具述誠懇上瀆聖聽乞早賜追寢新命只令臣於三司供職臣雖疲瘵若朝廷責以歲月之效亦望稍給經費未奉俞旨臣夙夜省度誠知大祀俯逼君召不卽奔赴合抵嚴誅然臣本以量力知分求免重任非有抗慢飾詐之心若朝廷以此罪之臣雖就戮實無愧恨臣見到韋城縣必俟可奏方敢前去伏望特回聖意

第三

臣近被召赴闕而聞朝廷委以主計之任臣以宿疹未復

懼不克堪尋懇奏辭避續降奉聖旨令依前降詔書疾速發來赴闕臣不敢再瀆天聽方治行在道又聞朝廷擢備樞輔念臣才局素短加之疾病衰耗掌三司錢穀之事尚恐不職有誤國家何況本兵之地事有萬微當水爲大災陛下側身思政訪求謙言之際宜得非常之才使與丞弼之臣交相補助以圖治安臣之愚孱豈能副陛下寵用之意伏望聖慈濩惟名器之重不可輕有付與別選賢傑總幹機務令臣只依前命於三司供職臣當勉勵疲拙以濟經用所貴公議爲允臣誠粗寧臣未敢卽入都門見且在路聽候朝旨



甲辰冬乞罷相

臣今已三上表乞罷相任其所敘述皆出血誠非是粗厭人言苟爲禮數以虛瀆于聖聽直以充位二府通及九年不惟有妨賢傑升進之路兼臣體有宿疾中書萬務所會臣雖夙夜勉強而近日以來頓覺衰劇若不稍遂休息非久必成沉痾陛下推仁廣愛諒極哀憐欲望聖慈早俞所請許知相州旣殘軀得遂保養又先塋不失治完天地大恩盡死難報

第二

臣近以三上表乞罷相任出補外藩繼蒙批答未賜俞允

令斷來章者伏念臣自叨上相及此累年任重才微心力殫耗日懼顛覆不能副中外之望貽聖哲之憂况臣周旋省循頗甚詳熟雖知清時可戀厚眷難逢蓋以識慮已竭不可得而加筋骸已疲不可得而強方今睿明躬政賢俊滿朝於臣當去之分足免餘責是以願從外補庶獲安全重念人臣之事君其進退用捨惟上之所令此於義之常不容以私而自便也及遭時遇上照其至誠愛之如父母容之如天地乃可以述其志而有請于上當用而用欲止而止今陛下愛臣容臣之德雖天地父母無以過也是敢昧死陳乞伏望聖慈深察哀而許之臣以方在病告不獲



韓魏公集 卷之五  
一對清光面陳悃幅及有旨斷章更不敢上表

第三

臣累上章求退日俟俞旨今月十八日蒙降中使宣諭令赴中書供職者臣竊揆聖意必以臣歷事先朝輔翼陛下憐其舊物未欲遽捐此雖陛下眷待至深而於臣之分誠未爲得何者宰相之任佐陛下統理天下繫一代治亂處非其人則取輕四方貽笑千古寵祿之過只爲災殃凡愛臣之道莫若安之全之使不至於敗覆而已今陛下任臣於輔相之首而歲月久甚弗與之去豈安全之道哉此所謂愛之適所以害之者也兼臣體嬰宿疹身當重責憂思

之過有加無瘳伏遇陛下躬親聽斷以來凡所處置皆非臣下愚慮所及天下聞風日欽明聖此乃宗廟垂慶朝廷無事之時臣固願暫解劇煩少休于外譬之駑馬平居代勞猶能勉強不幸力憊而生疾則當釋去銜勒須其可用若尚以鞭箠臨之責其遠到則立見乎不克勝而斃矣陛下馭臣之道必不忍其如此今陛下若矜臣勞舊賜以安全暫使臣出守鄉邦得遂休養俾駑馬之賤年歲之間氣完而力復陛下再有驅策庶幾奮然自效稍備十駕之用若坐觀其負重力殫不勝任而死此衆人所嗟陛下豈無意而憐之哉伏望聖慈哀察早如所請



第四

臣已三上表章三具劄子陳乞免罷臣誠雖罄天聽未回  
須至重瀝血懇上千聖聽臣竊謂陛下留臣之意有二而  
愚臣自謂當去之道有五臣所謂陛下留臣而弗許者不  
過以臣覲覲自謹頗歷事任謂尚可以驅策之或則以臣  
先朝所用譬之舊物不忍便令罷去此乃陛下愛臣之私  
也臣所以自謂當去者蓋本朝以來祖宗所任上相山陵  
事畢卽多從罷退考諸國史固有典常向者永昭訖役臣  
以陛下尚猶服藥未敢援例求去此者聖躬康復親總萬  
務此臣之一宜去也况自陛下獨斷以來裁決庶政動中

規矩天下翕然欣戴中外和肅雖西邊近有小警乃狂童  
跳梁於疆界之外未足爲患則臣非避多事而求免此臣  
之二宜去也凡執事之臣所以輸忠孝罄才力以補朝廷  
之闕雖臣道之所宜然亦謂陛下持任人之法于上蘊知  
人之明于中冀卜殊知以伸所用而臣智慮已竭久當要  
任蔽塞後來升進之路罪不容戮此臣之三宜去也臣以  
憂勞所積久成疾疹疲茶之幹寢難支持委之事機必誤  
國計此臣之四宜去也陛下以天地之量知臣闕失眷待  
愚臣有異於衆當此重柄日覺不任一貽人言都喪前效  
此臣之五宜去也臣之所陳較然易見豕弼之任不敢復



當伏望聖慈早賜許臣外補除一鄉郡稍令休息異時氣  
體復完有邊鄙重難任使臣願盡駑力又安敢辭

第五

臣近三上表及累具劄子乞罷相任出守外藩伏蒙聖慈  
前賜批答令斷來章今又疊降詔旨不允所奏天眷隆厚  
固非愚陋之所克堪欲報大恩未知死所然臣前後所述  
當去之理已是罄竭誠懇若一一又復披叙恐煩聖聽臣  
今再陳大畧者直以備位二府通及九年自叨首宰之任  
又踰三歲去年春初已曾上章乞退便私值先帝服藥奄  
至上僊陛下嗣承大統未敢再入文字遷延至此况前來

呂端馮拯乃真宗仁宗卽位之初首相也踰年之後以疾  
求罷皆得如請蓋是恩恤舊臣以均勞逸次則躬政之始  
務進賢傑以示至公之道臣之所乞已是過時况陛下聖  
斷日新中外安帖臣旣才識疎謬而又體嬰宿疾若恬然  
在位不思引去乃是不知進退之人日對清光豈不羞愧  
外見百辟何施面顏故懇懇上封聖意終未開允夙夜震  
惕一身若無所容伏望天地之造早賜矜許以安愚者之  
分

乙巳乞罷相

臣今已三上表干瀆天聽乞罷相任出守外藩蓋臣去年



冬初求退之時曾承面諭許過仁宗皇帝大祥再上文字伏望聖慈更不降斷章批答便賜俞旨則臣免天下公議有妨賢竊位之責又病軀衰劣獲休養之便此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臣雖百殞何以上報

乙巳冬乞罷相

臣此者三陳奏牘求罷政柄累蒙詔示未諒血懇陛下待臣之厚可謂非常而臣省分之淡誠難自己蓋臣自歷右府及丞相任區區無取忽已十年以衰病之身久當天下之責智慮素短聰明不強憂勞攻于中形骸敝于外黽勉積日愈爲物議所輕故在先朝已嘗求退值陛下膺顧命

承大統當朝廷多故之際遂不敢輒有陳露遷延直至去年初冬陛下躬親萬務睿斷日新方敢重瀆天聽時陛下以尚在諒闇責臣去不是時及仁廟終祥孝嚴奉安禮畢臣乃敢再申前志會差人萌孽陛下則又以邊事責臣謂未當去臣上體聖意不敢力辭至於包羞負愧勉還本職因得面叩乞賜許去之期陛下哀憐則有過南郊之諭臣雖夙夜牽強終是疲茶寢覺不能支持今幸禋祀慶成邊垂無事二府所任皆一時賢傑之臣臣故於此時決期聖造一推從欲之恩願再守鄉邦休息殘年調治宿瘵使犬馬之軀稍遂完復異時再當驅策庶盡死節伏望聖慈早



韓魏公集 卷之五  
賜矜免

第二

臣近三上表一具劄子乞罷相任伏蒙聖慈特差中使宣召臣今日入對又已面罄誠懇更不敢委曲陳叙陛下既悉臣之賤言何惜一賜可詔使臣出補小邦稍遂休息以全陛下天地父母之大恩臣見伏私第聽命必期得請若未降俞旨須至累累煩瀆聖聽雖獲竄竄極義無所逃

第三

臣伏以王者執大信以示下則號令無敢不從人臣任至誠而事上則進退必當其分臣待罪首宰內省無狀故自

去年冬初累表求退始陛下未賜開允次乃許臣過仁廟大祥再上文字及今夏復干聖聽陛下則以西事爲慮不容力辭臣不得已遂敢再叩許去之期承陛下面諭候過南郊相度今郊禮旣成矣邊事旣息矣臣區區二府將踰十年可謂妨賢竊位之久矣大水爲沴元元失業臣職在調燮可以順天戒而行罰矣臣加有胸脇之病乘衰增劇萬務之重實難牽勉故今者昧死拜章決期引去陛下忘前所諭旨屢降詔示尚無可奏之意則是大信可以輕失而凡所號令下安適從哉臣旣陳可去之理明白如此陛下畱之遂不知耻愧復還重任則是不能以至誠感動聖



真齋公集 卷之五 三十一 正言堂  
念自乖進退之分君臣之間其失兩不細也臣固願聖念  
不以臣賤言可忽早俞所請庶天下知陛下號令必信而  
左右有實知止足之臣則紀綱豈得不振而風俗豈得不  
勸哉臣無任懇激俟命之至

第四

臣此者屢干聖聽求解柄任其所陳可去之理意已殫竭  
唯陛下深察誠懇與保全愛惜臣之名節且令出補鄉郡  
調養宿病不然則臣至此凡三乞罷去矣若每次累上表  
劄至於十數陛下堅不從允則遂懷慙忍耻黽勉復位不  
唯百辟四方視臣舉措如此大爲嗤笑下至三尺童子必

皆以爲妄僞可鄙也則臣將何面目當魁柄而輔聖治哉  
臣今寧以違忤聖情得罪受一時之戮誠不願爲百辟四  
方下至三尺童子之所嗤笑鄙薄以貽不泯之辱也伏望  
聖慈哀憐早賜俞旨則臣終身幸甚

第五

臣此者以竊位之久自處不安叠上封章求去重任伏蒙  
陛下天地之度不以累干聖聽便賜重戮昨日又獲面對  
細具誠懇披陳陛下垂察愚言漸有開可之意許於內中  
再加審慮此乃睿明矜照使全進退之分不勝幸甚臣今  
乞只守本官出知相州旣獲修治先塋又得保養宿疾異



日陛下別有驅策臣不以內外之任期于效死以報大恩  
丁未春辭免司空兼侍中

臣今觀閣門宣制伏蒙聖慈特授臣司空兼侍中聞命震  
駭不知所處竊念臣塵玷二府殆將一紀妨賢之久日以  
盈滿爲懼故比年以來屢請退罷先帝矜其懇切嘗諭  
以去之期方俟少間再有披露伏遇陛下龍飛天位澤被  
羣工臣昨日進擬之間已曾面奏歐陽修以降並遷一秩  
若宜召學士草制乞如此例寵典或過必須煩瀆聖聰今  
乃以司空侍中二官併以授臣緣此極高之品自本朝以  
來罕曾兼拜不同門下中書侍郎可以并除臣旣與邇臣

推恩特殊則是行賞不一况陛下聽斷之始當以至公示  
於天下獨私首宰則必喧沸公議而損辱新政愚臣之罪  
固不容誅早來又以面剖肝膈皆非矯妄其所降恩命臣  
不敢祇受並乞追寢欲望天聰垂察許於二官之內止受  
一重兼前來甚有貼麻改換體例又臣先臣已贈魏國公  
臣亦願仍舊封以爲嗣襲之光儻諒血誠誓堅忠報

第二

臣昨日以覃恩宣制而臣特授司空侍中恩出非常駭然  
不知所措之地蓋以三公之崇與珥貂之貴二者品秩殊  
重自國朝以來罕曾兼拜故卽時面奏不可當之理退又



具劄子敷陳固不敢盡冀追寢新命只乞於二官之內許  
受一重今蒙差降中使曲賜御札封還所上劄子令卽祇  
當辭不可再者聖語丁寧雖欲示以殊禮愚臣內省於義  
誠有不安緣臣自右僕射改司空已是超轉更兼侍中卽  
從來無有此例又歐陽修以降並各遷秩一等而臣獨進  
三官輕重不均胡顏自處况陛下臨御之始而臣猥當首  
宰之任不能愛惜國體自知涯分叨榮冒寵爲天下之所  
鄙笑則恐大累初政無以厭伏衆心此事所繫不輕非是  
矯爲辭免兼臣所乞只封魏國蓋欲承先臣之舊爲人子  
之榮伏望聖慈深察早降俞旨下學士院貼麻施行如此

則上不玷於大公下免貽於清議犬馬之報惟誓殫竭

第三

臣近以覃恩拜命內省未安尋具忠懇上陳迄今未賜俞  
旨早來蒙宣示張方平劄子伏讀之際益用惕然若不再  
瀆聖聰實恐未能周悉蓋方平之說乃是學士院一面援  
據卽不見得中書始以先帝登極恩例進呈歐陽修以下  
並當進秩一等尋奉詔旨施行臣繼會面奏若宣召學士  
草制臣與魯公亮等亦乞依此除授寵典或過必不敢當  
次日制下蒙授臣司空兼侍中推恩旣異安敢默默况仁  
宗卽位之初丁謂自司空拜司徒兼侍中馮拯自左僕射



拜司空兼侍中曹利用自右僕射拜左僕射兼侍中參知政事任中正等各遷二官則是中書此來進擬本循嘉祐之例而學士院降制乃用乾興之比所以輕重不一義難祇受兼臣與曾公亮恩命自亦不同公亮則止是平遷較臣則獨爲超拜若謂王旦呂夷簡皆自右僕射進拜司空則並仍兼門下侍郎不會更加侍中且今來慶澤周被豈當有不均之理非如王旦等前例自是特恩優轉此臣所以揣分知過焉敢矯爲避免欲望聖慈浚垂矜照特依前請下學士院貼麻改正其所進封亦乞只用舊國如此則稍寬愚相之責不累初政之明

丁未秋乞罷相

臣近以先帝山陵事畢回次鞏縣卽附遞上表乞解相任至京伏蒙聖慈差降中使賜以批答不允尋再具表赴通進司投下本司稱有聖旨不許收接此陛下眷臣之意可謂厚矣然臣待罪二府于茲一紀徒任孤直殊無經濟之畧而復胸脇有疾積成衰痼萬微之務非病力之所克堪又自有唐至于五代首相之爲山陵使者事已求罷例皆得請昨仁宗皇帝昭陵復土而先帝尚進藥劑其時臣上體國家不敢援此故事遽然引去今先帝已安陵域耐廟禮成乃陛下發明新政以恢大祖宗先烈之盛固當升進



賢傑共熙聖治而臣二府一紀祿位盈極自近朝已來凡任首相未有如臣歲月之久者妨賢之甚夙夕不能自安此臣當去之一也中書事無不總文字繁委而臣故疾嬰纏日難牽強此臣當去之二也宰政不舉謗議日興事業不著于時問望益衰于前此臣當去之三也前世爲山陵使者事訖而罷載籍具存今臣兩爲山陵使若恬然不能避位則是爲輔臣而不知典故何以勝天下之責此臣當去之四也臣負此四當去自知甚明而陛下欲以私恩畱臣顧中外公議且謂臣何伏惟陛下聰明睿智海內方瞻仰盛德不可私一不才老病之臣致犯公議而失海內之望臣所以不避鈇鉞昧萬死固請一郡少安愚者之分且使病軀稍諧休息則陛下天地之造何以爲報臣無任所恩俟命激切之至

第二

臣近上表乞解相任蒙降批答不允今月十三日已再具劄子面奏其所叙當去之理不一事皆明白可信非妄言也必謂陛下哀而憐之亟如所請今乃再煩詔諭殊未開納臣竊揣陛下之意不過以臣歷相三朝攀附二聖謂雖衰病不職不可令其遽去此陛下以爲待臣之意厚臣愚反以爲薄也臣請申其前說且臣備位二府行越一紀妨



賢之久未有如臣之甚者而不去身嬰宿疹日甚一日萬  
務之重不可支持而不去宰職墮曠謗議叢起人情皆欲  
其去而不去昔之爲山陵使者事已卽罷而臣兩爲山陵  
使而不去而陛下特欲矜其舊物以畱之則臣有此不去  
之大責仰而慙俯而愧何施面目於廟堂之上哉若俟其  
職事愈廢病益不支議者交章而肆攻然後免而逐之得  
不傷陛下所厚之恩此臣所以爲薄也今陛下左右輔弼  
之臣皆一時名世之賢侍從清近之官皆一時可用之臣  
當先帝祔廟禮成之後宜升擢彙進使交修衆職以悅服  
於天下使無狀老臣補郡於外以寧病軀全陛下御臣終  
始之禮保愚臣守道平生之節則陛下之恩至厚也至重  
也雖天地父母之道不能過矣伏望深照茲懇早降俞命  
若陛下不賜可詔則臣瀆犯聖聽決於不已臣無任祈天  
俟命待罪激切之至

第三

臣近上表乞解相任蒙批答不允八月十四日再具劄子  
面奏其所叙當去之理不一事皆明白不敢妄陛下哀其  
誠實遂有開許之意臣退而俟命必謂俞旨旦夕而下乃  
煩再遣中使賜以手詔訓勉加厚未容解去非如前陛下  
所賜德音旣駭且疑夙夕不能自處伏惟陛下德業日隆



方以至仁至信以御天下既哀臣前請盡出誠實已面有垂可之諭則望敦仁不信淡軫衰舊早收相綬俾其只守本官外補一郡覆載亨育不過厚恩終始保全皆由聖造臣今更不敢赴中書卽歸私第聽候朝旨臣無任祈天俟報激切之至

第四

臣近上表及累具劄子乞早罷免歸伏私第旦夕以俟俞旨昨晚復蒙差降中使宣召孤誠憂迫須至重煩聖聽臣今必當去者蓋以二府一紀愚短盡以罄竭妨賢之久自顧難安而又宿疹所嬰時在假告職業噫敦謗議叢起茲陛下之所稔聞仁廟英宗山陵兩塵使領事訖當罷故事甚明此臣所以確然請退而不已也况陛下前賜面諭已有開許之意故臣粗舉大槩更不敢詳陳極論喋喋於宸宁之下惟幸聖明哀察早令補外使人言頓息賢雋彙升病軀少休得全骸骨乃陛下示公斷而存私恩也臣不勝區區昧死固請激切之至

